



本期话题

人生试验田



(CFP图)

为了更好的抵达

□ 潇 琴 (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)

每个人的人生,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试验田,不同的田需要跨越,不同的种子需要播种,而每一次播种都有破土而出的生机,要坚信终会成为一片美丽的风景。



从小一直梦想自己能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,当我奔走在各个科室实习的时候,那些晨昏颠倒的值守、与病患的轻声沟通、对病历细节的反复核对,让我以为这就是我人生的终极目标。这段医院实习的日子,像在试验田里播下了第一茬种子:我学会了在忙碌中保持细致,在焦灼中沉淀耐心,也在见证生死离合中,读懂了生命的厚重与人性的温度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发现了自己更有创意的潜能——文学创作,它就像试验田里的萌芽,无法按捺,仿佛生命里的另一种精彩被激活。我开启了人生的第二次实习,一份编辑岗位的历练,它象征我新的起点。

这片试验田的新种植,虽与医学专业看似不搭界,却让医院实习的积累有了用武之地:曾经核对病历的细致,让我在编辑稿件时能敏锐捕捉逻辑漏洞;与病患沟通时习得的共情力,让我能精准把握作者文字里的情感脉络;尤其是遇到医学相关的散文、纪实作品时,我总能快速共情其中的生命体验,也能敏锐发现专业表述的偏差,处理起来如鱼得水。

在文学这一块沃土里耕耘了四十年之后,我的人生在全新的体验中得到滋养,我知道,这才是我真正热爱的。虽然一路走来有失败有成功,但信念不变。原来一个人的潜能是时时刻刻都可能挖掘出来的,而人生的试验田从不会辜负每一次真诚的种植。医院实习播下的“细致与共情”,编辑实习浇灌的“文字与认知”,两者相互滋养,才让我的作家之路走得愈发坚定。

人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,那些看似“失败”的试验,也可以让能力沉淀,让价值延续。所以,请珍惜每一次实践的种植,它们将在未来的某一刻,帮你更好地抵达心之所向。

做难事必有所得

□ 刘立进 (福建汇尚行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)

军事专家金一南将军曾说:“做难事必有所得。”回望二十多年前在老家基层法院实习经历,正是充满挑战的人生“试验田”,让我在攻坚克难中收获了受益终身的成长,为后续职业生涯埋下坚韧的种子。



彼时,不少同学选择条件优越但实践有限的市法院实习,我却毅然走向案件更多、条件更艰苦的基层法院。实习第二天,师父便安排我担任庭书记员,毫无经验的我很忐忑,却咬牙沉下心熟悉案件、研读数十份庭审笔录,最终圆满完成任务。更意外的是,师父将案件审判意见初稿也交由我撰写,在他的逐字修改与指导下,我对法律的理解和案件的判断力实现了质的飞跃。

如果说庭审工作是专业能力的试炼,执行任务则是意志与勇气的考验。一次查封被执行人财产时,我们骑摩托车翻山越岭抵达矿区,却遭遇被执行人怂恿民工围堵。师父一句“邪不压正”的凛然震慑,让我真切体会到正义的力量。此后,凌晨入户抓人、遭遇村民围堵巧妙化解、智取被执行人等经历,虽充满惊险,却磨炼了我的胆识与应变能力。

这片“试验田”的收获,在我步入职场后逐渐显现。第一份银行工作中,我发现借款人与担保人公私财产混同的漏洞,借鉴实习时积累的法律思维,及时追加股东担保责任,成功追回一笔本已悬空的债务。转型不良资产行业后,在拆解各类资产困局、攻克棘手难题的过程中,我愈发感受到“做难事”的价值。

“做难事必有所得。”人生是一片需要不断试错、深耕的试验田,唯有敢于选择难事、勇于直面挑战,方能在日后的岁月里汲取不尽的前行底气。

每一段路,都是沃土

□ 康 鹏 (安溪融媒体中心主持人)

人的职业生涯,并非总在规划好的良田上精耕细作,它更像是在一片片“试验田”里的摸索与拓荒。回望来路,从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初试啼声,到青岛电视台的心灵对话,再到各类车展、发布会的聚光灯下辗转忙碌,最终在安溪扎根十二年——我深深感到,人生没有白走的路,每一段经历,都是滋养未来的沃土。



我的第一块“试验田”,在电台的直播间里,在山东台,我懂得了如何让话筒与声音成为朋友,让每一个字音掷地有声,那是技术之田;在青岛台,于深夜的电波中品读美文、倾听心事,我触摸到声音的温度与情感的力量,那是心灵之田。彼时以为,这些不过是职业的序曲,却不知那些对语调的千次打磨、对文本的万般揣摩,正悄然为我未来的新闻播报与主持,埋下了最珍贵的种子——对文字的客观、语言的敬畏与共情的能力。

随后,我的“试验田”从方寸直播间拓展至广阔天地。车展的喧嚣、试驾试驾的动态解说、新闻发布会的严谨流程,这些看似与纯播音相去甚远的舞台,却成了我综合能力的淬炼场。在这里,我试验了如何在不同场景下掌控节奏、调动气氛、精准传达。这些经历没有让我远离专业,反而让我理解,一个优秀的主持人,其根基正是与真实世界的紧密连接和强大的现场驾驭能力。

正是带着这些试验中收获的养分,我来到了安溪。当我在庄重的两会现场沉稳地宣读时,在新闻与法制节目中条分缕析时,在电台改版负责节目规划时,我清晰地看到,过去所有田里的耕耘——技术的、情感的、现场的都已融为一体,化作我脚下坚实的土壤。

年轻的同行者,请不必为眼前的辗转感到迷茫。珍惜你的每一片“试验田”,无论大小,无论长短。真诚地播撒,勇敢地试错,因为所有的经历终将贯通,所有的磨砺都会沉淀。人生的丰收,从来不是单一作物的大获成功,而是由所有试验过的田地里贡献的养分,共同孕育出的、独一无二的自己。

约稿

“三言堂”是泉州晚报《清源》副刊重点打造的品牌专栏,获评“中国晚报优秀专栏”“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”。栏目每期刊发三位嘉宾就同一个话题创作的小杂文,每篇600字左右。来稿要求题目自拟、轻松可读、观点鲜明,附作者生活照和个人简介。

下期话题预告:我的“年度字词”
时光荏苒,岁末将至。今年是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等机构联合主办的“汉语盘点”第20年,“汉语盘点”用一个字或词,勾勒时代的宏大叙事与集体记忆。那么,属于我们个体的这一年呢?在奔涌的时代浪潮之下,每个人的生活也值得被一个独特的字词所定义、所珍藏。在此,我们诚挚邀请您提笔盘点属于您的“年度字词”,它像一把精巧的钥匙,能打开一整年的记忆闸门,让那些平凡日子里的微光、那些困境中的坚守、那些收获时的动容,都有了清晰的落点。在回望中沉淀力量,在分享中传递温度,我们一同奔赴更值得期待的下一年。

投稿邮箱:qingyuan@qzwb.com
(邮件主题请注明“三言堂”)
截稿日期:12月5日

市井风

“赤伯”讲古

□ 林荣林

在我老家有个堂亲叫“赤伯”,驼着背,不知是生来如此,还是后来因故而致,我不清楚,因为从没人问起,他自己也从不提。常听人喊他“驼背赤”,他早年打铁,后来才回到老家。

他识字不多,却特别会讲故事,他有一肚子的掌故传说。有人问他怎会有那么多的故事?他说,他在打铁时,铁铺里总有很多人,天南海北话仙,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。有时听别人讲,有时也讲给别人听。他讲的故事内容非常广泛,有看大戏看到的古代戏剧故事,有听到的志怪传说,还有古典名著故事以及乡野趣闻。

我年轻的时候,每逢生产队干活,最爱跟他在一起,听他讲那些逸闻,他记性特别好,讲起故事神采飞扬。一个普通的故事,经过他添枝加叶,变得有头有尾、有因有果,还带着鲜活细节,比说书的还好好听,活灵活现的,就像真是那么回事。

他讲古不管场合,不看对象,不论时间,随时随地,只要有人愿意听,他就讲。他好像什么故事都知道,怎么讲都讲不完。有时路过相遇时,只要你提起一个故事的开头,他就会兴致勃勃地停下来讲给你听,而且滔滔不绝,就像故事本来就在你脑子里装着似的。

听说过有这么一回事,一位在田里干活的老汉,看见赤伯挑着担子从前面走来,就想逗逗他,待走近时,笑着对他

说:“我昨晚听到人讲李逵在景阳冈赤手空拳打虎的故事,真是太厉害了。”赤伯一听,马上站停,急忙纠正:“不对不对,李逵是打虎,不是打兔,武松才是景阳冈打虎,我讲给你听!”

那老汉“哦”了一声,停下手中的活,摆出一副倾听的架势。赤伯见他听得非常开心,就挑着担子站在他旁边,绘声绘色地把李鬼怎样假扮李逵劫杀人,致使李逵名声受损,李逵知道后怎样去找李鬼的故事讲了一遍。那老汉紧接着又问武松如何打虎的,“赤伯”又把武松打虎的经过讲了一遍。两个故事讲完,“赤伯”竟意犹未尽,还想再讲,那老汉提醒他去干活了,他才作罢。

像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。有时赤伯自己也知道要干活,但只要愿意听,他大多还是会停住脚步给你讲的。

我听过有关赤伯本身的故事不多,但听赤伯讲过的故事却很多。有一次,我对他说:“你的故事太好听了,要是把它写下来,那就可以流传下去了。”他一听,两眼放光,立即说:“好呀,我不识字,我来讲,你来写,什么时候都行。”

我确实很想把它记下来,可惜那时一个字也没写。而后不久,我到师范读书,毕业后就在学校教书,较少接触赤伯。多年后,赤伯去世了,而他讲的故事我也一个个都忘了,至今想来仍是一桩憾事。

浮世绘

邂逅陌生的温暖

□ 李思华

午后,我走进一家经营农家菜的夫妻小饭店,因为过了用餐高峰,小店显得冷清,只有邻桌三位等待用餐的中年男顾客,天南地北闲聊着。“老规矩,海蛎面一碗!”我和小店女主人打了招呼后,坐下来透过玻璃门,望着省道上车水马龙,听着邻桌的南腔北调,心渐渐平静下来。“兄弟,借问一下,您在中学当老师,家在梅峰村吗?”邻桌的一位顾客站了起来,看着我,神情有些激动。

我疑惑地问:“你是?若我没猜错,你是我教过的学生的家长?”

“不,我们三个都是货车司机,是您,真的是您!十几年前,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,梅峰村路上,五六辆满载水泥的货车,被尖锐的石头扎破了轮胎……”随着司机的叙述,渐渐地,镜头把我拉回到那个难忘的暴风雨之夜。

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,我们村准备铺设水泥村路。一天傍晚,五六辆满载着水泥的货车,被路面上刚铺好的片石扎破了轮胎,瘫在公路上,最前面那一辆货车侧翻在路旁。而这时,天边乌云滚滚,电闪雷鸣,住宅紧挨村路的我,帮助司机们用油纸布盖好水泥,风裹着雨铺天盖地而来,雨越下越猛,司机们挤在我家

里,喝着刚泡的热茶,和我聊着天,等着大雨停歇。不一会儿,热心肠的家人,亦端来了热气腾腾的香菇蛋汤,我拿出家中常备的蛋糕说:“大家出门在外不易,别客气,凑合着填饱肚子。”司机们也真的饿了,大口大口地吃着,屋外雨下得更欢了。

“真想不是你们,你们还记得这事!”我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,一股久违的暖流涌上心头!十几年了,自己的点滴帮助,却让陌生的朋友久久铭记。

我向司机们讲述了我和这小店夫妇相识的经历。我和小店的主人原来素不相识,也是一个雨夜,我骑摩托经过小店门前时,不小心摔伤,锁骨和右腿骨折了,是小店男主人闻声冲出来,扶起了我,帮我联系了救援。他进店拿了伞出来,为我遮挡风雨,小店女主人则把一杯温热的糖水递到我手中。我忍着痛楚之余,感受到来自陌生人的温暖。

“菜来了……”小店男主人热情吆喝,打断了我的叙述。来吧,我熟悉和陌生的朋友,以茶代酒,为我们彼此的记忆,为我们陌生的温暖干杯!

我想,人在旅途,总会邂逅陌生的温暖,久久难以忘怀。



以温情加注生活,以豁达减
去荆葛,以感恩乘以善意,以释
然除以愁怨。



登山记

□ 吴莉莉

清晨五点半的清晨山睡眼惺忪,晨雾笼罩。马尾松的针叶上沾着几滴露珠,在风中轻轻摇曳。石阶旁的灌木丛传来几声慵懒的鸟鸣,大概在抱怨路人的打扰。

难得早起的孩子们高兴得胜过小鸟,捡根木棍当登山杖,摘条马尾松枝当马鞭。才到半山腰,新鲜感褪去,他们就蔫了下来,拖着脚步喊:“妈妈,我们回去吧,我好累。”路边坐着几个人,其中一位大姐看着我们笑,开口说:“我们也是走不动了,歇会儿再走。”见孩子们耷拉着脑袋,大姐从口袋里摸出几颗薄荷糖递过来:“慢慢来嘛,山顶的岩石上能看见整个城市呢。”歇了片刻,那几位路人掉头下山了。我蹲下来跟儿子们商量:“从山上眺望,能找到我们家的位置呢,听说山上还有美味的炸菜粿……”可这活似乎没怎么鼓舞起他们的士气。

这时,我瞥见小宝裤脚沾了不少细小的尖刺——是鬼针草,便指着说:“弟弟,鬼针草跟着你走了一路呢。”

小宝惊讶地低头,小心翼翼地拔下一根,眨着眼睛说:“它们的种子,是想跟着我去山顶看风景吧?”

“可不是嘛,它们从没到过山顶,想在那儿生根发芽呢。”我答。

听了这话,小宝的眼睛一下子亮了,抬脚就往山上跑,像只小鹿蹦蹦跳跳,走一段,就回头朝我们挥着手喊“快跟上呀”。时不时有人从身边走过,见他这么有劲儿,都会笑着夸:“小男孩真了不起,都爬这么高了!”小宝一听更有劲了。

反观大宝,渐渐有些体力不支。他红着眼眶,汗珠爬满整张脸,分不清哪些是汗水、哪些是泪水,哽咽着说:“妈妈,我不爬了。”我停下脚步,帮他擦了擦汗,指了指前面小宝的身影:“你看弟弟,刚才还跟你一起喊累,现在跟小松鼠似的蹦跶。其实你比他力气大,就是把‘累’都放在心里啦。妈妈陪着你,累了,我们歇歇脚再走。”大宝点点头,攥紧我的手,不再说放弃了。有个背着登山包的小姐姐迎面走来,见大宝扶着扶手一步一挪,特意停下脚步,笑着说:“小朋友,再坚持一下,很快就到了!”

“还有多久到?”大宝急切地追问。

“再走十分钟就到啦!”

“好,妈妈,再坚持十分钟,咱们就能追上弟弟了。”大宝又添了几分动力。他走得慢,可是每一步都很坚定。可不知走了几个十分钟,抬头望去,还是只有茂密的树林和绵延向前的阶梯。绝望又在心底蔓延开,这时,山上下来了几个年轻人,他们一脸轻松地对我们喊:“转弯就到山顶!加油啊!”听到这句话,我们浑身都充满了力量,弟弟更是在前方兴奋地大喊:“胜利啦!”

登上最高处的那一刻,眼前豁然开朗——城市尽收眼底,晋江玉带穿梭其间。近处的西湖像块琥珀,刺桐闹起的屋檐别具一格。微风轻拂,心旷神怡。小宝坐在大石坪上,小心翼翼地拔下裤脚上残留的鬼针草,洒向身旁的草丛,嘴里念念有词:“去吧小种子,以后就在这里生根发芽。”

下山途中,兄弟俩满身复活,跑得飞快。碰到一对母女,小女孩正蹲在石阶上哭,嘴里喊着“再也爬不动了”。小宝立刻跑过去,摸出一颗糖递给小女孩手里。大宝也走过去说:“很快就到了,再坚持一下。”

只有真正爬到过山顶的人,才懂“快到了”“拐个弯就到”这句话,对那些快要绝望、想放弃的人来说,是多么温暖的鼓励。山上的雾总会散去,爬山时的疲惫也会慢慢消退,那些彼此鼓励的瞬间,如同石阶旁的鬼针草,把“再坚持一下”的种子,悄悄种在了每个登山人的心里。



趣说“买东西”

人们常说买东西,为何不是买南北?

“买东西”一词起源于东汉。当时有东、西两京,到东京买货物叫买“东”,到西京买货物叫买“西”,久而久之“东西”便成了货物的代名词。

张岱《快园道古》则以“五行说”来解释买卖东西的来历。